

抗日情報戰

(續完)

喬家才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吳安之錚錚鐵漢

策反冀東保安隊

「我們的肚量必須要大，大到像天地一樣，無所不包，無所不容。」

「我們用人，要取其所長，去其所短。」

前面是戴笠先生告訴我，怎樣容人和用人的兩句話。因為戴先生有開闊的胸襟，有宏大的容量，所以他能够容納各色各樣的人才。他又像一座熱量極高的熔爐，能够把各種不同的個體，鑄成一個極堅固的團體，担負起保衛國家，殺敵除奸的重大使命。又因為戴先生知人善任，能够用人所長，去其所短，所以，他領導的同志，每一個人都能發揮所長，以極大的工作效能，完成各項艱巨的任務。

我特別要寫吳安之一節，就是想借上吳安之的故事，來說明戴先生如何知人善任，如何信任幹部，而收到工作實效。

七七事變以前，吳安之住在北平，專負策反偽冀東保安隊的責任，當時漢奸殷汝耕在日本軍閥卵翼之下，成立偽冀東自治政府。這個偽組織非常刺目，令人噁心。殷逆汝耕所憑恃的武力，就是兩個偽冀東保安隊。傅丹墀同偽冀東保安隊第一總隊長張慶餘是同學，吳安之透過傅丹墀，認識了張慶餘。經過兩年交往，推心置腹，使張慶餘五體投地，衷心歸順了政府，祇要接到命令，立刻可以採取行動，起義反正。

可惜，事先沒有派一部電台到通縣，等到七事變，北平封了城，城裏的人不能出城，城外的人又進不了城，內外隔絕，使北平和通縣完全失去聯繫。張慶餘不明瞭情況，又接不到政府的命令，他認為時機迫切，必須立即反正，於是，會同第二總隊長張硯田，於七月二十九日在通縣反正起義，殺死五百多個日本人，綑綁上殷汝耕，浩浩蕩蕩，殺奔北平。想不到廿九軍已經在十幾個鐘頭以前撤離北平，城門緊閉，叫不開城門。不得已，打算到北苑去，與二十九軍阮玄武部

會師，行經安定門時，被埋伏在那裏的一個日本聯隊，猛烈襲擊，被打得七零八落。吳安之冒着天大的險，辛勤工作了兩年，得到這樣一個結果，痛心到萬分，難過到萬分。

後來打算和李杜、李果謀、吳幼權到東北組織游擊隊，擾亂敵人的大後方，因史塔林拒絕李杜假道蘇聯，因而作罷，吳安之的一大抱負，又成泡影。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軍閥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中央為接管全國的鐵路，分了四個區，每區由交通部派一位特派員，主持一切，軍統局派一位警務組組長，接管鐵路警察。平津區特派員為交通部路政司司長石志仁，警務組組長為吳安之。

石志仁好像對軍統局的同志很害怕，以為這些人不會幫助他，不可能同他合作的。石志仁被主觀的偏見所困惑，雖然，不敢公開拒絕吳安之出任平津區警務組組長，內心裏着實不歡迎。

當石志仁從重慶飛南京轉往北平時，飛機上

尚有交通部預定的兩個空位子，吳安之想遞補上一個空位，偕同石特派員一塊兒到北平，好幫助他辦理接收工作。想不到石志仁居然拒絕吳安之遞補這個空位子，真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可見石志仁對軍統局的同志，成見多麼深。可是到後來，石志仁却又把吳安之當成左右手，好像平津鐵路局一天都離不開吳安之，情況轉變，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石志仁為什麼對吳安之前倨後恭？為什麼態度轉變的如此突然呢？

榮耀的銀彈攻勢

因為日本軍閥在侵華期間，隨意殘殺中國人，作惡太多，鐵路方面的日本人耽心一旦戰爭結束，沿鐵路線的老百姓會起來報復。所以，在日本投降以前，偽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總裁宇作美把偽滿軍一個叫榮耀的團長調到北平，擔任護路司令，以為這樣一來，以中國人對付中國人，就可以減少對日本人的仇恨，他們日本人就比較安全了。

石志仁到達北平，辦理平津區鐵路接收工作，委派姜寶鑄接收鐵路警察，姜又委派榮耀為鐵路警察教練所所長。等到吳安之到了北平，正式接長平津區鐵路警務，發覺榮耀完全是空架子，所造的護路警察名冊，有兩千人，實際上，不足三分之一的人數。平時冒領許多空額，等到點名，臨時把拉黃包車的，散兵游勇拉來應卯。吳安之又發覺榮是一個買空賣空的人，根本不懂警察訓練工作，實在不適宜擔任警察教練所所長的職務。

於是，計劃先把榮耀編成一個大隊長，再來整頓。榮耀的神通可真廣大，收復北平後，實施銀彈攻勢，居然成了北平的活躍人物。聽到要把他由教練所長編成一個大隊長，明明是降了級，一旦實施，很失面子，那就無法再混下去了。所以，必須對吳安之下點功夫，打消計劃，起碼也要給他一個總隊長的名義。

當時齊慶斌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開有一間空房間，吳安之到北平以後，就住在那裏。一個夜裏，榮耀給吳安之打來一個電話，說有事報告，一會兒榮耀挾着一個大皮包，來到六國飯店。

「組長！」吳安之同榮耀寒暄以後，榮耀說：「抗戰這麼久，後方太苦了。組長從重慶來，你看！連一件像樣子的大衣都沒有，那怎麼成呢？本來，我打算替組長做一件，又怕尺碼不合適。所以，帶點錢來，務請組長趕緊做件好一點的大衣穿穿。」榮耀對於他的頂頭上司，可真够體貼，說完話，打開皮包，取出一疊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放在桌子上。

「這個不可以，請你趕快收回去！」不等吳安之說完，榮耀挾起皮包，就預備走路。在他想來，他這位組長上司是故作姿態，非把這疊鈔票留下不可，不要也得要。

「不要忙！」吳安之看見情況不妙，榮耀這種栽贓式的動作，他真有些害怕，趕緊說道：「你一定要留下，我也應當給你開一張收條呀！」

榮耀聽到吳組長不再拒絕接受他的錢，才停留下來，不再要走。吳安之開了一張兩聯收據，

蓋上他的私章，並且在騎縫上也加蓋了章。然後，從中間撕開，一聯他自己留下，一聯交給榮耀。榮耀看見吳組長收下他送給的錢，還要開一張收據，慎重其事蓋上圖章，真是個土包子、大傻瓜，沒有做過官。心想：「你既然收下我的錢，蓋上圖章的收據落在我的手裏，就不怕你不照我的要求去做。」從他的表情上看，的確有幾分得意的樣子。

榮耀走後，吳安之打電話給石特派員，有緊要的事情，需要當面報告，石志仁請他立刻就去。吳安之帶上厚厚的一疊鈔票（一百萬元合關金券二十萬元）和收據，去見石特派員，把經過情形詳細報告一番。石志仁很有些學者的風度，品德又高，分辨出是非好歹。他聽完報告，知道吳安之是一個見錢不要的大丈夫，處理事情又如此週到，真出乎他意料之外，認為非常了不起，不但給重慶飛來的人增加不少光彩，而且可以借此整飭紀律。他命令吳安之把錢交給會計，把榮耀設法逮捕，送交行營軍法處，以正斜風。從此，石志仁才對吳安之另眼看待，才知道軍統局的同志不要錢，才對軍統局的偏見突然改變。後來，石志仁看見戴先生，對於吳安之的清白作風，和戴先生領導有方，紀律嚴明，一再贊揚。戴先生聽到旁人當面稱贊軍統局的同志，心裏最高興，何況這一件事情的意義，又不比尋常呢。

維護領袖的安全

「維護領袖的安全」，是戴先生一生片刻不敢懈怠的責任。

北平是元、明、清三代的故都，華北的重鎮，中國的文化城，淪陷八年，一旦光復，國家元首不能不親自去巡視一次。可是剛剛收復，一切頭緒亂糟糟地，領袖蒞臨後的安全，最成問題。領袖去北平以後，衛護他老人家的安全，應該由那一位同志來負責呢？戴先生對這一個問題，一點也不馬虎。北平有稽查處長，有警察局的高級同志，不是都可以負責嗎？不！戴先生把當時在北平負責的各個幹部檢點一番，最後決定由吳安之來負責。吳安之有幾點他人趕不上的長處：第一，絕對負責，腳踏實地，一點空子都不漏。第二，忍辱負重，最容易同人相處，同任何人可以合作的非常好。因為他具備這兩樣長處，所以，戴先生很放心把警衛領袖的責任交給給他。

日本投降不久，領袖第一次親臨北平，在故宮太和殿前面，開了一次盛大的歡迎。領袖的慶祝大會，參加的青年學生和市民將近十萬人，真是人山人海，把一座太和殿前面的廣場擠了個水泄不通。北平的青年，北平的市民在敵人佔據之下，度過漫長的八年暗無天日的歲月，一旦看見民族的領袖，國家的救星，如見天日。所以，當領袖蒞臨會場，一個個感動的掉下眼淚來，歡呼雷動，歷久不息。等到大會完畢，人羣像海浪一般，突然向領袖圍攏來，那真是一幅十分感人的雄壯場面。不論青年，還是老年，都想挨近領袖，看得更清楚一些，都想摸摸他老人家的衣服，也不枉活一生。因此，擠呀！擠呀！人羣把領袖的警衛人員擠得四離五散。在這種情況之下，秩序大亂，已非人力可以維持。不要說

匪謀混在人羣裏，會造成不可想像的結果，就是把領袖擠得無法離開會場，也不得了。

開會時，軍務局局長俞濟時和戴先生站在的地方，距離領袖稍微遠了一些。他們兩位都是負責維護領袖安全的人，可是，等到人羣一擠，他們不但接近不了領袖，而且越擠距離越遠。最後，把他兩位擠出會場，擠出故宮。他們對領袖的安全，萬分焦慮，可是又有什麼法子？

吳安之既負有警衛的責任，不敢離開領袖身邊。當人潮突然擁擠起來，吳安之大聲吶喊，要大家不要擠，把嗓子都喊啞了，可是瘋狂的羣衆，像脫韁的野馬，無法控制，而且要爭着想接近領袖的人羣，根本不注意他呼喊什麼。

領袖身邊，擠得祇留下同他在一起的行營主任李宗仁，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黃仁霖和吳安之的四個人。安之可以指揮的憲兵和稽查處警察局派出的警衛人員，也被擠得看不見了。於是四個人趕緊手拉着手，把領袖圍在中間，抵抗四週圍擠過來的壓力。李宗仁既瘦又矮，簡直不管用，幸好孫長官、黃仁霖、吳安之三員大將，塊頭大，身體強，都具有無比的神力，才抵抗住人潮。

平津收復後，戴先生覺得平津最重要，把重慶特警班的同學調到北平一百多人。此次吳安之負責警衛領袖的安全，這些同學是他最得力的助手，這些同學年青、勇敢、機警，看見情況嚴重，什麼也不顧，像一批小老虎，排開衆人，向領袖這邊擠。他們的擠勁真大，很快就擠攏來二

三十位同學，憲兵也擠來一部份，成了李宗仁、孫連仲、黃仁霖和吳安之內圈圈外面的一個外圈。這時候，才比較安全了一些。吳安之命令特警班的同學和憲兵，要在人羣當中衝出一條出路來，於是，他們又衝呀！衝呀！終於衝出一條出路，維護領袖的那兩個內外圈，簇擁着領袖，緊跟着開路先鋒，一步一步向前移動，好不容易離開人羣的包圍，恭送領袖上了汽車，馳離故宮。

戴先生回到什錦花園，着急得團團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正在着急的時候，吳安之趕回來向他報告，領袖已經安全回到行館，他才放下懸着的一顆心。

俞濟時覺得吳安之在那種混亂的情況下，衛護領袖平安回到行館，十分難得，打算送他點東西以作紀念。他一概拒絕，祇要求送他一張領袖的玉照。領袖回到南京，很快給他寄來一張親筆簽名的照片，這是吳安之一生所珍貴的紀念品。

謝鎮南報答知遇

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沒有止境，中國同日本終久必須一戰；希特拉在歐洲擴張領土，咄咄逼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不能避免。故對日抗戰，不是戰不戰的問題，而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領袖知己知彼，知道甚麼時候對日抗戰，於我們有利；甚麼時候對日抗戰，於我們不利。中日戰爭如果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則我們損失會比較少些，勝利也來得快些。中日戰爭如

果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前，我們的犧牲一定很大，戰爭的時間也會拖得很久。因此，我們必須忍耐再忍耐，等待有利的時機。同時國家沒有統一，國內有共產黨作亂，抵消了作戰的力量，在共產黨叛亂未平定以前，也不宜於對外作戰。所以，領袖一再宣示：「攘外必先安內。」這種戰略是萬分正確的，這種國策是不容任何人懷疑的。

可是許多別具心肝，另有目的的人，却利用全國民衆痛恨日本軍閥的心理，高喊對日抗戰，破壞我們的國策和戰略。共產黨喊叫抗戰，是怕我們消滅他們，想借抗日來緩和我們的剿匪工作。所謂民主人士喊叫抗戰，完全受了共產黨利用，替共產黨打邊鼓。軍人想造反，也要借口抗戰，二十二年李濟造反，藉口抗日，發動閩變；二十五年陳濟棠造反，要中央領導抗日，發動兩廣事變。

陳濟棠敢於發動兩廣事變，一方面因為和桂系的李宗仁等勾結起來，以爲力量相當大；另一方面，憑恃新建立的一支空軍，覺得足可以用來對付中央。對付二十二年十一月的閩變，戴先生策反六十師和六十一師反正成功，使其內部瓦解，不經流血，閩變平定。對付二十五年六月的兩廣事變，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釜底抽薪，瓦解這支實力雄厚的空軍。在戴先生策劃之下，陳濟棠的幾十架飛機於七月中旬一齊飛到南昌，陳濟棠像隻放了氣的氣球，一下子癟了。這時候，粵漢鐵路剛修通，中央軍又源源南下，以萬鈞威力壓制廣東，陳濟棠不敢抵抗，宣佈下野，逃往香港。

兩廣事變，也沒有流血，就結束了。

領袖蒞穗負責衛護

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忙壞我們粵桂籍的同志，謝鎮南也被戴先生派往香港工作。他是廣東梅縣人，香港有很多關係，可以打入陳濟棠內部，進行瓦解工作。他到香港，祇有兩個多星期，事變就結束了。緊接着，戴先生從南京打電報到香港，要他馬上到廣州，組織臨時警衛組。因爲領袖就要到廣州，衛護領袖的安全，比什麼都重要。

衛護領袖的安全，責任何等重要，而臨時警衛組又不是一個公開的機構，活動很不方便，萬一有些地方照顧不到，該怎麼辦呢？他靈機一動，還是找一個公開的掩護，活動起來，比較方便些。當時廣州天河飛機場的警衛營營長鄭植民是復興社的同志，他就用這個警衛營來做掩護，向鄭營長借了幾支手槍，每一人弄到一個符號，在飛機場行動方便，在廣州市也方便。

陳濟棠下野後，余漢謀任廣州綏靖主任。謝鎮南記得，當領袖的坐機將要抵達廣州上空的時候，到飛機場迎接的人羣，自余漢謀以下中將少將有許多人，再加上許多大小汽車和司機，把整個飛機場弄得亂糟糟地。他們這些無名小卒，看看不成樣子，叫那些司機們把汽車停放整齊，各人坐在各人的車子上。再請那些將軍們排列成隊伍，那些將軍們以爲他們是南京來的警衛人員，沒有一個人敢表示異意，立刻排列成很整齊的行列。事隔三十多年，至今回憶起來，餘味猶在。

香港有兩個復興社的同志——李新俊和劉蔭甫，當兩廣叛變的時候，同李宗仁搭上線，居然也高喊抗日，附和兩廣叛變。他們沒有想到，這次事變，形同兒戲，結束的那麼快。李新俊又不敢呆在香港，逃到廣西，依附李宗仁。劉蔭甫自己沒有主張，完全是上了李新俊的當。他覺得過去走錯了路，不能一錯再錯，再跟李新俊跑，於是，回到廣州。他既然違犯了紀律，祇有接受處罰。當時鄭介民先生正在廣州，暫時把他關在黃埔島上。

李新俊和劉蔭甫都是黃埔同學，又都是復興社的同志，如何處理，戴先生也做不了主，必須經過審訊，報告領袖批准，才能了結。後來接到南京的命令，要把劉蔭甫解往南京。劉蔭甫有一種特殊本領，他認識草藥，知道那一種草有毒，吃了可以毒死人。他聽說要解往南京，做賊心虛，惶恐起來。以爲既然同叛變有關係，其罪不小，越想越怕，越想越不開，還不如自己解脫了自己，免得將來被處決。就在起解上船的路上，他採了一些毒草，邊走邊嚼，還沒有走到碼頭，便毒發倒地。起解的人員趕緊把他送往醫院急救，立刻打電話報告鄭介民。就派謝鎮南到黃埔去，料理一切。劉蔭甫中毒太深，已經無法挽救。謝鎮南返回廣州，報告鄭介民。批發了一筆埋葬費，把劉蔭甫埋在黃埔島上。

沒有多久，戴先生來到廣州，好像對劉蔭甫的事很注意，看見謝鎮南，別的不提，先問這件事。謝鎮南把經過情形和鄭介民已經批發埋葬費

，埋葬妥當，報告一番。

「不行！」戴先生說：「不管劉蔭甫怎樣不好，違犯了甚麼紀律，他總是我們的同學，團體同志，為團體出過力，流過汗。現在他雖然畏罪自殺，也該當把他好好埋葬。應當給他立一塊碑，不能這樣潦草。」

謝鎮南領到一筆五倍於鄭介民批發的埋葬費，用洋灰把墳墓重新修整，立了一塊「劉蔭甫先生之墓」的石碑，拍了幾張照片，呈送戴先生看過，認為滿意，問題才算解決。戴先生常說：「天理、人情、國法。」因為他把天理和人情擺在國法前面，執法才能無枉無縱，合情合理，而得其中。戴先生最令人懷念的，就是對人極富人情味，即令對於死者，也一樣離不開人情味。謝鎮南對於整修劉蔭甫墳墓一事，每逢想起，還是感動異常。

有兩件很小的事情，多少年來，謝鎮南一直記在心裏。當他在廣州擔任臨時警衛組組長的時候，戴先生撥給他一筆經費，要他購買十輛腳踏車，發給警衛組的同志使用。警衛組連他祇有六個人，組裏的同志們以為每人一輛，六輛車也儘够用了，不需要買十輛車。謝鎮南想想，買回十輛車，不但用不着，還得保管，多麼麻煩，就照組裏同志們的意見，先買了六輛。

「臨時警衛組的腳踏車，你買了幾輛？」戴先生又一次到廣州，這樣問謝鎮南。

「買了六輛。」謝鎮南毫不遲疑，據實回答。他心想，一定是有人打了小報告，否則，戴先生不會注意這種小事情，大事不問，要問他買了幾

輛車。

「剩下的錢呢？」戴先生又追問一句。

「錢在這裏！」謝鎮南拍拍上衣口袋，直接了當，回答了四個字。

「還是要買夠十輛！」戴先生再沒有說甚麼，祇是這樣吩咐他，要他購足十輛。

另外一件故事，是兩年以後的事情。

公費不敷另行補貼

從民國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謝鎮南任廣東站潮汕組組長，公開的職務是廣東省緝私總處潮梅辦事處主任。緝私工作最容易出毛病，所以，謝鎮南待部下很嚴，律已更嚴，以身作則，一絲不苟。地方機構的預算不太充足，辦公活動等等費用，實際上不够開支，每月總是超出預算，多支出六七十元，兩年積累下來，虧空總數就有兩千多元。有一天，他接到戴先生的一份電報：「聽說你虧空很多，究竟如何？希即電覆。」

兩千元固然不少，但也不算很多。戴先生真是長着千里眼，順風耳嗎？他怎麼又知道了？既然已經知道，也用不着再瞞他，謝鎮南據實呈報，說明預算不够，既不貪污，又要工作，除了虧空，還有甚麼法子？兩千元不算很多，他可以慢慢扣還，不會成甚麼問題，如果戴先生認為他根本不應當虧空，他願意接受任何處分。戴先生覆電，祇是囑咐他不要再繼續虧空，以免貽人口實。

二十七年，戴先生到了香港，要謝鎮南到香港去見他。見了面，沒有說甚麼，開給他一張條

子，發特別費五百元。好像是在告訴他，你做了緝私分處主任，不但沒有攢錢，還虧了錢，我雖然不能替你償還虧空，却很同情你，現在送你五百元，總算幫你的忙了，無形中表達出一種濃厚的感情，他心中非常感激。當他到指定地點取錢的時候，大家都在笑，「就是為了送你五百元，要你跑一趟香港嗎？」其實，他們不明白內情，才會覺得奇怪呢。

經過這兩件事，謝鎮南非常感激戴先生，他覺得戴先生了解他，够得上知己。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他決心在工作上努力，以為報答。廣州失陷後，負責人李式曾臨陣脫逃，跑到澳門躲藏起來，廣州的工作陷於停頓。戴先生為重佈置廣州的工作，又飛到香港，找謝鎮南談話，很為李式曾惋惜。對於廣州方面，一時找不到合式的人去負責，表示焦慮。

謝鎮南認為報答戴先生知遇的時機到了，毫不遲疑，立刻向戴先生報告：「如果沒有適當的人選，要我去，我就去廣州恢復工作。」於是潛往廣州，重新建立起廣州的敵區工作。戴先生感人之深，往往種因於極其微小，別人不會注意到的地方。

陸乃誠殘而不廢

畫家羅敬現真身

每當你看到羅敬的右手老是緊靠在胸前，手指痠痛，不能伸直；走起路來，右腳一跛一顛，你就會痛恨日本軍閥。因為他的終身殘疾，是日

本軍閱侵略中國時的得意傑作，永遠代表着他們的罪惡和殘暴。羅敬的右手雖然殘廢了，可是他用左手來代替右手工作，他寫字作畫，自強不息，三十年如一日，成就非常偉大。他用左手寫得楷書，蒼勁秀麗，工力雄厚。他用左手所畫的山水，不論佈局，不論意境，都是上乘，他不但不停的在作畫，並且遍讀有關中國畫的一切理論、書籍，以求作品達到至善至美的境地。不過，他不參加展覽，不自我吹噓，好像沒沒無聞，沒有被人發覺似的。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北平西單騎陽館，周世光（北平區副區長，馬漢三任區長）給我介紹一位愛國青年——陸乃誠。他係北平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畢業生，繼續在輔仁大學研究所深造。是沈兼士先生的得意門生，沈兼士和山西的李亮功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對於小學極有研究的學者。所以，陸乃誠可說是章太炎先生的再傳弟子。因為他參加抗日活動，被敵偽所注意，不能再留在北平，決心參加抗日情報的工作，赴後方接受訓練。周世光兄特別介紹我們認識，是希望他到後方以後，也好有個照顧。

陸乃誠赴後方參加抗戰工作，沈兼士非常高興，在他動身前夕，假東城錫拉胡同雨花台為他餞行，並邀周世光和輔大的英千里、張懷等先生作陪。老師對於學生到後方參加抗戰，如此慎重其事，可知敵後的愛國學者對於抗戰是怎樣擁護和重視了。九月底，陸乃誠偕同汪雲帆、魏南昌等一行五人，乘平綏車到達包頭，然後潛往後套。

。再經寧夏，抵蘭州，參加蘭訓班第二期訓練。在受訓期間，他曾協助第八戰區調查室主任劉藝舟破了一件潛伏在第八戰區的匪諜組織，大顯好身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蘭訓班訓練完畢，馬漢三要他去綏遠工作，已經獲得人事科同意。可是，戴先生到蘭州主持蘭訓班第二期畢業典禮的時候，發現陸乃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不答應馬漢三把他帶往綏遠，要他到軍統局本部工作。

當時局本部人事科長是龔仙舫，副科長是劉欽禮，他們要陸乃誠在人事科負責編寫外勤各單位的歷史，這是一件很有意義而比較煩雜的工作，但對陸乃誠而言，則是勝任愉快。

重慶大轟炸之災

自從二十九年，敵機空襲重慶，羅家灣成了轟炸目標。不論敵機如何暴虐，他們祇能炸毀幾間房屋，却炸不倒戴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房屋炸破，立刻補修；房屋炸垮，立刻重建，羅家灣屹立如故。不過，空襲期間，工作同志不得不躲進防空洞。有時一天躲兩三次，每次要躲一兩個鐘頭，自然影響工作很大。為了不耽誤工作，三十年七月間，除少數人留守羅家灣，全部搬到修家橋，繼續辦公。一天戴先生決定挑選幾位優秀同志到甲室工作，由各單位負責同志各推薦一人，參加考試，陸乃誠由劉啓瑞推薦，考卷由戴先生親自批閱，結果，陸乃誠被選，調到甲室。甲室係戴先生辦公室的代名詞，一切需要戴先生批閱的文件，必須先送甲室，經過甲室的秘書

們整理以後，再呈戴先生。

龔仙舫覺得陸乃誠經辦的工作，是編寫歷史，不是普通的公文，為使接替的人容易着手，所以，要他擬定編纂大綱，好交給繼任的人。三十年八月十日，陸乃誠拿着擬好的編纂外勤單位歷史工作綱要，從甲室走到人事科，準備交給龔仙舫。就在他到達人事科的時候，剛好發出緊急警報。經驗告訴人們，空襲相當危險。人們一聞緊急警報，都趕緊向防空洞走，不敢逗留在外邊。這一天，好像合該出事，陸乃誠看見人事科的同志們紛紛離開，去躲警報，他沒有聽到飛機的聲音，仰望天空，也瞧不見敵機的影子，他心想，敵機未必會來轟炸羅家灣，不慌不忙，慢騰騰向防空洞方向走去。那裏曉得，一轉瞬，敵機已經飛到羅家灣的上空呢。他不敢再慢，加緊腳步，剛要轉角，有人扯他的褲腳，要他趕緊蹲下來。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副科長劉欽禮正蹲在牆角。就在準備蹲下來的一刹那，像閃電那樣快，一排炸彈扔下來，已經爆炸了，一片破片正好打在他的頭部，嵌進腦子裏，眼睛一黑，倒在地上，昏迷過去。當他醒來的時候，已經在歌樂山中央醫院躺了十幾天了。

戴先生對於他的學生的安全，非常注意，記得二十九年我任督察室主任的時候，有一位外事班的同學在嘉陵江游泳，發生意外，當時戴先生正在蘭州，我打電報向他報告。後來聽說，他在紀念週宣佈這件事，還嫌我報告不夠詳盡呢。戴先生告知中央醫院，祇要能挽救陸乃誠的性命，不要讓他殘廢，不論花多少醫藥費，他都願意負

担。

陸乃誠的意志和生命力真強，在病牀上躺了三個月，覺得再輪下去，怕真的成了殘廢，不敢繼續躺下去。他忍痛掙扎，勉強起來活動，練習走路，慢慢地居然可以走路了。他想說話，嘴巴好像在動，就是發不出聲音，他知道已經變成啞巴。要表達意志，全靠左手歪歪斜斜寫下幾個字，告訴對方。中央醫院已經盡了最大努力，無法作更進一步的治療。有一天，傳有權去看他，告訴他，香港瑪麗醫院係英國皇家醫院，或者可能治好他的傷病。當然，他很願意去碰碰運氣，可是去香港醫病，要花費很多的錢。抗戰期間，開支浩繁，團體整天在鬧窮，他怎麼好意思做非分的要求？想不到，他想到香港醫病的願望，很快就被戴先生知道了。

送港就醫變故多

「趕快收拾東西！戴先生送你去香港醫病，現在正在羅家灣等着你呢？」一天清早，有一位同志來到中央醫院，走進陸乃誠的病房，這樣告訴他。已經替他辦好出院手續，汽車等候在醫院門口。他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匆匆忙忙離開醫院，他坐在汽車裏想：「不是做夢吧？戴先生為甚麼要花好多錢為我醫病呢？我有這樣重要嗎？」他越想越迷糊。

在羅家灣，陸乃誠看見戴先生。戴先生一面安慰他，一面詢問他的病情，可是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着急得自顧淌眼淚。那天下午，他在珊瑚壩機場候機棚等候飛往香港的班機，陪送他上

機的同志告訴他：「一會兒，戴先生就來了。」果然，沒有多久，戴先生走進候機棚，向四週看了一眼，見他站起來，向他點頭，示意他坐下，才離開機場。陸乃誠覺得，戴先生好像是特意來看他，恐怕他漏掉似的。一股偉大的熱力立刻在他的血液裏循環流轉，增加了無限的信心和生命的力量。

陸乃誠到達香港，住進瑪麗醫院，祇有一個星期，還沒有正式治療，日本軍閥開始進攻香港，九龍祇打了一天，就淪陷了。瑪麗醫院把所有的病人趕走，變成傷兵醫院。香港也沒有抵抗幾天，英國人向日本軍閥投降了。老天捉弄人，往往使你啼笑皆非。陸乃誠為了治療他殘傷，才到香港，現在病沒有醫治成功，却流落在人生地不熟，語言隔閡的地方，自己行動不便，又不能說話，所有的同志都失去聯絡，處境困難，無以復加。幸而找到河北同鄉會，同鄉會的會長李先生才把他送到廣華醫院。香港被日本軍閥佔領後，他們根本不管居民的死活，島上食糧缺乏，人們都在饑餓線上掙扎，每天餓死好些人。有些人在馬路上走着，走着，會突然倒在地上死去。他在無可奈何的困境中，想到魏南昌，就給在後方的魏南昌寫了一封信，告訴苦狀。想不到這封信居然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大概是魏南昌報告了戴先生，很快就有人給他送錢來。並且告訴他，戴先生希望他到上海或北平去醫病，因為這兩個地方的醫院都比後方好的多。

滑往北平又返重慶

香港既不能醫病，陸乃誠祇好遵照戴先生的

指示，回到北平修養。可是又怕敵僞來捉拿，不敢回家，在東直門附近租下一個小院子，暫時住下來。也不知道是自己的信心起了作用？還是戴先生對他的鼓勵和愛護發生了力量呢？回到北平，進步很快，沒有醫療，從簡單的發音，漸漸可以說話了；左手也能靈活運用，可以寫出很像樣子的字來。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秋天，汪雲帆派到蘇州工作，臨行前，戴先生交代他，要他去北平，看看陸乃誠，把實在的情形打電報報告。

汪雲帆出現，使陸乃誠忘記傷殘，興奮的無以復加。他覺得，他僅有的生命必須全部獻給戴先生，必須全部獻給國家。雖然右手失去作用，現在左手可以代替右手工作了。這一年的冬天，在他的夫人琦靜之女士照顧之下，經界首、洛陽、西安，回到重慶。戴先生看到陸乃誠能够說話，左手能够畫畫，好像失去的寶貝，重新找回來一樣高興。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四一紀念大會，戴先生派他和孫若愚招待外賓。一個的右手被敵人炸成殘廢，一個的左手為了要炸敵人，自己炸掉。然而這兩位殘傷同志，和健康人一樣能够工作，代表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還不值得驕傲嗎？

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陸乃誠送了我一幅立軸山水，下署己酉年三月羅敬左婉，我才知道，陸乃誠原來叫做羅敬，被他整整隔了三十年。我們看了羅敬的故事，可以知道戴先生對於同志怎樣關心和愛護，真是關心愛護到無微不至。更可以了解戴先生感人之深，到了一種甚麼程度。